

建志补罗：帕拉瓦王朝的砂岩浮世绘

——我在南印逛神庙

包慧怡

在印度古典建筑学与堪舆理论中，人类在大地上建造的神庙是宏观宇宙的缩影，同时又是人体微观宇宙的投射，一座完美的神庙，其构件之间的位置和比例需严格对应人体的七个主要脉轮。从进入神庙到完成对神像或林伽“觐见”的过程既是一场同宇宙本源的对话，又是一种逐渐深入自我并打开身心的内观。

他们恰恰崩溃于印度教的起点；对混沌深渊的认知，把悲苦当成人之条件来接受。

——奈保尔

1

第一次从北印回来时我曾矫情地发誓，“需要缓冲一年半载再去”。

事隔三个月，我又打脸踏上了南印的国土。

没错，那些泔水垃圾场里的夜间巴士站，露天火葬亭里的呛人浓烟，新德里贫民区犹如大型逃生游戏的街头，斋普尔被司机强行拉去的黑帮染印厂，阿格拉差点从天而降掉进咖喱碗里的壁虎，在被淹没一半的瓦拉纳西看夜祭时从恒河淤泥中爬上脚背的巨型潮虫，烧尸河阶边以“为穷人买烧尸柴”讹诈的假祭司……依然会时不时出现在惊梦中。但更为清晰和鲜活的，是一种蜃景般的、模糊着现实与想象之经纬的、几乎称得上如梦似幻的错位感。一切都那么古老，一切又宛若新生，所有迷宫般的巷道都拽着我走向深处，所有的千年庙墟上都有人在哭你昨天的眼泪。记忆中的印度是明丽与幽黯交替的布料，也是剪辑师缺席的连环默片，或许就如奈保尔所说，这是一个虚悬在时间中的国家。对任何一个从那儿回来的

人而言（管你是寻根者还是游客），从此往后，世界仅仅分为印度和非印度。

世界分为印度和非印度，而印度又分为北印和南印。以德干高原南侧为界，两边的人们似乎相信自己分别生活在南北半球，并且互相以对方为反足人（antipode），完全不觉得有深入理解或彼此融合的需要。的确，北印是喜马拉雅雪山、恒河平原与亚穆纳河的世界，大一统的荣光在印度—雅利安人和外族人手中击鼓传花，孔雀朝的佛教宰堵坡与莫卧儿朝的伊斯兰皇陵同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印地语和英文占据不容置疑的语言霸权。南印则属于印度洋、阿拉伯海、孟加拉湾、高韦里河与东西高止山脉，在次大陆上生活更悠久的达罗毗荼土著从未形成统一政权，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卡纳达语、马拉雅姆语……各邦的语言与它们频繁更迭的王朝一样纷纭且互不相让，印度教传统有更繁复的怛特罗、更激越的情感表达、扎入更深更暗处的树根。

也许如这首古老的匿名湿婆颂诗所唱的：“人类看三种事物永不厌倦，星辰、火焰和流水；因此我看你也不厌倦，因为流水在你发间，火焰在你掌中，寰宇亿万星辰形成在你呼吸之间。”此次我从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府金奈入境南印，途经三个邦十六座城市，计划考察帕拉瓦、朱罗、

潘迪亚、曷萨拉、毗奢耶那伽罗诸朝的三十余座中世纪神庙，其中一半以上至今仍是“活庙”。是的，比起泰姬陵这类完全成为景观的坟墓，我更偏爱那些作为人们实践信仰之现场的、会呼吸也会击掌而歌的建筑，我希望在神庙的阴影中隐没而凝视，因为“伐楼那有一千只眼睛/因陀罗有一百只眼睛/你和我，只有两只。”

2

和同伴一起抵达甘吉布勒姆（Kamchipuram）那天，正逢丰收节首日。街上的牛在突突车与摩托的缝隙间悠然穿行，脖子被系上了五光十色的铃铛，染了眉毛，点了额饰，牛角被涂成血红或金黄。家家户户门口地上都画着丰收节主题的“柯蓝”（kolam）装饰：两侧是甘蔗枝，四角是菠萝（或盛放甜品的瓮）和烛台，中央是六芒星或爱心等几何装饰图案。担任柯蓝绘者的多是家中年长的妇女，只见她们弯腰及地，纱丽垂足，手指沾着粉笔或蘸取面粉，专心于眼前的方寸之地，犹如辛劳的拾穗者。

路面交通依然一片混乱，但这儿似乎要比北印宁静得多。

丰收节（Pongal）是泰米尔纳德邦重要的民间节庆，庆祝的是冬日将尽，太阳进入摩羯座，从此开启日日渐长的六个月份，一般落在公历1月14日前三至四天。名义上，该节的敬献对象是吠陀时代的太阳神苏利耶，因而最隆重的第二日也叫苏利耶丰收日，和南印大多节日一样，实际上主要给大家提供了吃香喝辣，走亲访友，以及最重要的，去神庙里敬拜三相神的契机。三相神自然并不包括太阳神，仅指创世神梵天、护世神毗湿奴、灭世神湿婆，在虔爱主义的发源地南印诸邦，几乎没有专门供奉梵天的神庙，而成毗湿奴派与湿婆派二足鼎立的格局。

我前往观看晨间普祭（puja）的赐福者之主神庙（Varadharaja Perumal Temple）



普祭中的毗湿奴派婆罗门，赐福者之主神庙

即甘吉布勒姆最大的毗湿奴派神庙，始建于11世纪的朱罗王朝，是108处毗湿奴“优胜宝地”之一（Divya Desam，其中15座神庙都在甘吉布勒姆）。早晨八点半赶到时，婆罗门祭司已用层层叠叠的花环完成了对游行神像（ustav murti）的装饰，十几个祭司正用大竹竿子撑起两顶神轿，分别抬着毗湿奴及妻子拉克希米（财富女神/吉祥天女，常被戏称为“富婆”），在白底红纹莲叶华盖下齐唱梵文颂歌。最小的祭司大概十三四岁，戴着眼镜，面容沉静，偶然忘词，和其他人一样上身赤裸，仅佩一条圣线；最大的可能有六十以上。领拜者手握火炬和铜铃，对着轿上的神像行光明礼。五步开外立着三排双臂交抱的中年婆罗门，他们是专司唱诵的仪仗队，不仅前额画上了毗湿奴派特有的“山”字圣印（urdhva pundra），以区分于湿婆派的“三”字圣印（tripundra），连两条大臂、胸口和肚脐也一丝不苟画上了。

这种统称为提拉卡（tilaka）的圣印是印度教徒最可见的身份标签，神庙内的多数人也绝不惮于在周身最醒目的地方给自己贴上（画上）标签，作为其信仰派别的彰显。毗湿奴派近十个主要支派的额标就各有微妙差别，更不用提底下芜杂的次分支。赐福者之主神庙的祭司们显然属于南方大派室利系（Sri Vaishnavism）：构成“山”字外围的白色U形以檀香膏画成，再用朱砂涂抹中间的红竖杠——精确地说是纤长的水滴形。《奥义书》中将“山”的三道竖解为三部吠陀经（《梨俱吠陀》《夜柔吠陀》《娑摩吠陀》），或者“Om”口诀的三个音节（A、U、M），但若你在街上拉住一个室利系的普通信徒询问，他多半会告诉你外围两竖代表毗神的尊贵两足，而中间一竖代表拉克希米：“要接近我主必须先通过女神传话……”（类似地，如果仅仅通过《往世

书》体系为代表的神话叙事来了解印度，很容易误认为印度是世界上女性地位最高的国家。）

这样，通过辨识额标和衣着，两个陌生人在路上一照面，甚至不用开口说话，对于彼此的教派、种姓、宗族都已有了笼统的印象。南印人并不以此为惧。知道自己是谁，属于哪里，知道自己在纷纭世界中的确凿位置，这就如同知晓每年的季风何时过境，或雨季何时终结一样重要。我猜想这是在此地生活的先决：混沌叠峰造极之处酝酿着最严苛的秩序，数千年来，种种令外人无措的称号、仪轨和等级是印度教于现世的飓风中央提供的台风眼，这里面有一种悖论的民主。

3

甘吉布勒姆是中世纪早期一度称霸南印的帕拉瓦王朝（Pallava Dynasty, 275—897）的旧都，印度教七圣城之一，因为同时是湿婆、毗湿奴、萨克蒂女神信仰（性力派）的中心，也称“三神居”。公元7世纪，这是玄奘在天竺所踏足的最南端的土地，他在《大唐西域记》中把这座泰米尔文化的中心城市称作“建志补罗”：“达罗毗荼国周六千余里，国大都城号建志补罗，周三十余里。土地沃壤，稼穡丰盛，多花果，出宝物。气序温暑，风俗勇烈。深笃信义，高尚博识，而语言文字，少异中印度。伽蓝百余所，僧徒万余人，皆遵学上座部法。”

达罗毗荼国即彼时统治泰米尔纳德地区的帕拉瓦王朝，但帕拉瓦国君大多信奉印度教，偶有信奉耆那教，同时宽容其他宗教。公元1至5世纪间佛教曾在建志蓬勃发展，传说印度禅宗28祖菩提达摩（Bodhidharma）是5世纪帕拉瓦某国王的三王子，

（下转6版）➔



▲丰收节柯蓝



◀用面粉起草柯蓝的婆婆